

欽定金史

卷之十  
二八六七

金史卷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

本名蒲盧虎

宗固

本名胡魯

宗本

本名阿魯蕭玉附

杲

本名斜也

宗義

本名字吉

宗幹

本名幹本

充

本名神土懃子檀奴等

永元

本名元奴

堯

本名梧桐

襄

本名永慶

袞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盧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隣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字束幹烈鶻沙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幹魯宗翰宗幹魯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卽位爲尙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卽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爲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旣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

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闕



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爲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爲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亮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尙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王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他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無以外患爲慮若太傅爲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

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爲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爲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塲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塲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旣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

王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离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卽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王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卽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

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  
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  
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  
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旣  
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  
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  
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  
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离改京宗固  
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旣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  
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

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按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尙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玆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

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  
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  
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  
是馮六棄市資福竝坐鞠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  
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  
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  
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  
王神土門幽王斛孛束瀋王幹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  
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  
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尙書省令史爲禮部尙書加特進賜錢二十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尙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尙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閹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

臣以已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  
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  
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  
宗爲相蕭斛律爲左司郎中趙德恭爲右司郎中除吏  
議法多用已意汝等能不以已意愛憎爲子奪輕重不  
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  
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  
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  
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  
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

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  
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  
判大興尹王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  
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爲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王  
爲尙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  
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卽  
召玉至內閣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旣而擲之曰此非所  
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對  
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

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符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卽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

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爲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王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